

岁月留影

南门水关轶事

章丽椿

以“教化”著称的江南古城嘉定，建县至今已有八百年历史。作为嘉定县治标志的城墙，曾用血与火书写了它的沧桑历史。

嘉定城始建于首任知县高衍孙上任后的第二年，即宋嘉定十二年（1219）。起初仅为土城，元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为战争防御需要，太尉张士诚遣派将官吕珍到嘉定，改用砖石修砌城墙，并设四个城门和东、西、南三水关。至明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，又增设北水关，并建楼三楹。

嘉定位于浏河与吴淞江两大水系间，南水关是调节水流的主要闸口。为有效控制水势，明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嘉定知县熊密在南水关东南方的唐家浜与南杨树浜之间，开辟了新的水关，名为“汇龙关”。旧说：“浏河水盛应塞南水关，使不直流。而吴淞江水盛时，应塞汇龙关而开南水关，使不迂道。”嘉定因受到水流潮流的影响，为

了符合风水学趋吉避凶理念，故南面的两个水关开启不定。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，嘉定知县韩浚堵塞汇龙关，开放南水关，以便让横沥水快速排入外城河中，此举延续了约60年。到了清初，因浏河与吴淞江先后淤塞，仅石家塘一水自北经县城直流而去。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嘉定知县吕奇龄重开汇龙关堵塞南水关，后又对吴淞江、浏河进行疏浚，两水在练祁汇合，水势平稳。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嘉定知县闻在上恢复南水关，并堵塞了汇龙关。清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，嘉定知县丁国恩虽然重开汇龙关，但采用石栅阻隔。至清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知县冯翰去石填土，此后便一直使用南水关，汇龙关由此废除。数百年来，南水关与汇龙关的开启关闭，由此也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
古人因笃信风水，明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知县熊密在辟汇龙关时，曾建

有钟楼一座，楼上置巨钟，认为“于方位为卯向，以屹立于龙关之口，于位为负阳而抱阴。”在民国元年至三年（1912-1914）的地图上，汇龙关位于钟楼之西，并标有“朝阳”二字，或为汇龙关的别名。随着城墙的拆除，汇龙关遗迹已无处可觅。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，江浙战事爆发，浙军封锁城门，南水关成了人们出入嘉定城的唯一通道。据老人回忆，从盐公堂对河上船，即可摆渡到达横沥河桥堍，每次仅收1-2枚铜板。

光绪《嘉定县志》载，嘉定建成城墙后的各城门及东、西、北水关均有门楼。而南水关上曾建有清源殿一座，始建时间不详，占地达一亩，房五间，颇具规模。《府志》载：“神姓赵，名昱，灌州人，隋大业中嘉州守，尝入江斩蛟。”宋真宗笃信道教，曾大建宫观；赵昱也被封为清源妙道真人。但《元史》云：“神姓李，”因而清源殿的神主姓氏不

甚明确。传说神的小名是阿太，邑人由此认为庙内供奉的是赵阿太，庙名一直沿传为“阿太庙”。该庙与南门外天财弄里的“水僊（同‘仙’）庙”遥遥相对，是船户的保护神，香火甚旺。太平天国年间，庙遭毁，清同治八年（1869）重建。

解放初，嘉定城基本完整，南水关上的庙宇虽然破旧，但风貌依旧可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因经济建设的需要，加之城墙已失去防御意义，嘉定的城墙、城楼大部分被先后拆除，城砖则移作他用。水关上方墙体拆除后，仅留有的桥拱成为横跨横沥河面的桥梁，南水关上的阿太庙也早已不复存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我居住在南水关不远处，每晚散步时，沿着横沥河陡峭的河岸即可登水关残留的顶部，从那里不仅能俯瞰外城河上来往的船只，还有南门外的齿轮厂及附近的民居。

1991年下半年，政府出资重修了南门水关，修葺了花岗石拱券基础，还在桥拱上砌了青砖城墙，水关旧时风貌得以重现。1992年，南门水关还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07年，政府将南大街两边残留的城墙，分别建成了南城墙公园与南门水关公园。两个公园互为补充。在南门水关公园，不仅可以看到水关的双孔桥拱，还可沿着栈道登到水关顶部游览。从这两个公园保留的残存墙体，可以重温往昔峥嵘岁月。

嘉定环城河是上海目前唯一保存完好，且发挥航运功能的古代护城河河道，前几年嘉定启动了环城河步道贯通工程。环城河宛如一条璀璨的珠帘，串起了沿河大大小小的几个公园，南水关附近坐拥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，已经成为那里的重要人文景点。这幅申城的“清明上河图”正沿环城河步道徐徐展开，也连通了古今。

往事如风

远去的石牌楼

葛秋栋

我居住的小镇叫方泰，镇上曾有一座石牌楼。它就如同一个宝贝，让镇上的居民因此欣喜和骄傲。有一回，我突发奇想，问祖父：“要是这件宝贝哪天不见了怎么办？”祖父笑着回：“不可能，别瞎想！”谁知，不幸被我言中。

那座石牌楼叫昼锦坊，建于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据说皇上为了旌表镇上的一位陈姓人士在朝廷当官有政绩，特赐建造牌楼。嘉庆《方泰镇志》记载：“高大玲珑，东吴第一。”石牌楼高十余米，左右两根八角形石柱，拱形横梁，整个牌坊分四层：底层刻浮云、灵芝；二层刻丹凤朝阳、双狮戏球，双球与凤尾均为镂空雕刻；三层中间镶嵌一块石匾：雕琢“昼锦”二字，背刻“尚书郎”，表示衣锦昼行、荣华还乡。左右两侧的石刻分别为“麒麟送子”“鲤鱼龙门”图案；四层刻着“龙凤呈祥”，还有梅花鹿、龙驹等图案，两则各设置13档石算盘一把，每粒算珠可以拨动；牌坊的最上面是一枚石元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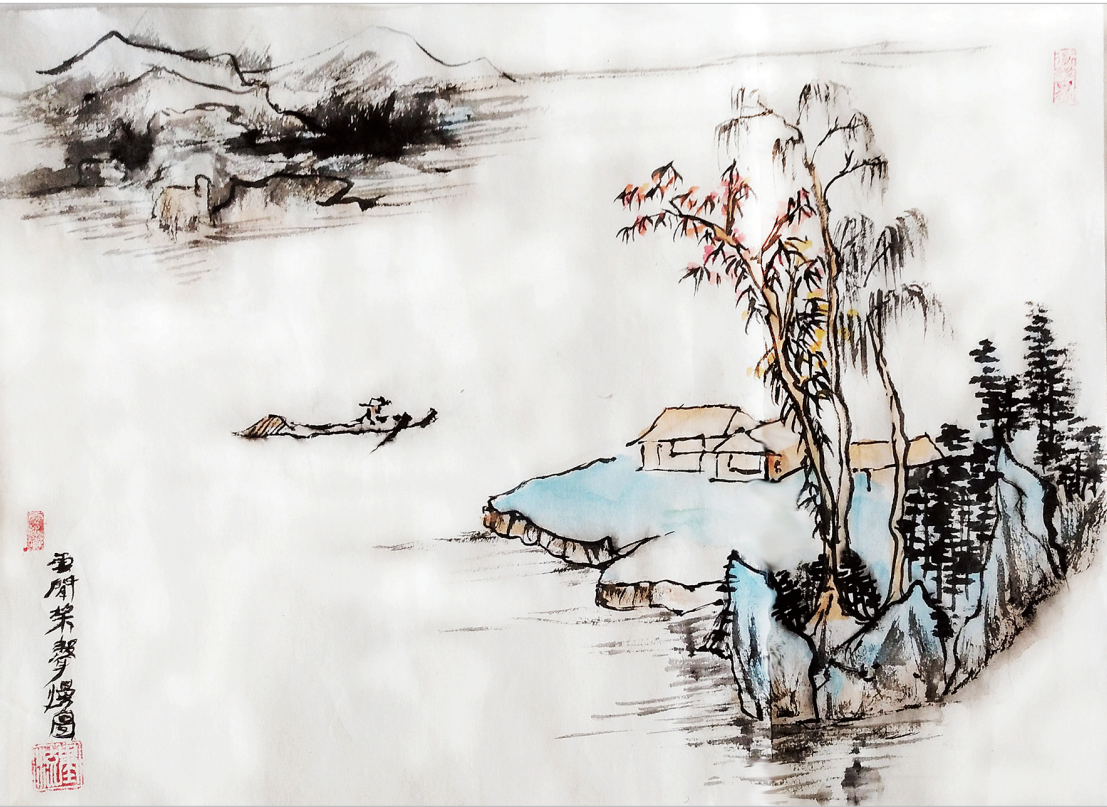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待我看到时，牌楼上那些精致的雕刻已难以辨别、凌乱不堪，牌楼有的部分已经松动摇晃。我每次经过时，总担心上面的石头会掉下来。祖父宽慰我说：“不会的，别看上面的石头歪歪扭扭的，可从没落下来过！”祖父叹息一声，又说：“这石牌楼确多灾多

难，经历过不少劫难，才变成现在这样。”

第一次劫难是清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李秀成率太平军三次攻打上海与清军交战，石牌楼在战火中被损坏。第二次是民国八年（1919），天成堂国药号失火，殃及了一旁的石牌楼。1961年，石牌楼被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纵然如此也没未能逃过一劫。1966年8月，在破“四旧”中，昼锦坊遭到了彻底毁坏。

传说，建造这座石牌楼的是一对石匠夫妇，他们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建造，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。待石牌楼建成后，夫妇俩不久也离世了。遗憾的是，石匠夫妇花了一辈子精力与技艺打造的、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昼锦坊，就此消逝于世间。

后来，我有幸进入嘉定博物馆工作。在孔子庙泮池南侧的一棵老树下，又看到了昼锦坊的部分精美部件。这是文保部的同事，从镇上收集回来的牌楼石刻构件。再次相逢，我俯身想碰一碰这些碎掉的石块时，手不禁微微颤抖。脑海里又浮现出一幅画面：千百年来一直依傍在潺潺流淌盐铁河畔的古老小镇，以及镇上那些纵横交错的小河与那些铺就精美石子的街道……



云间紫翠图 刘道远/绘

随想录

可喜

许军展

梅花早就落了，绿意涌出，没有声息，叶与叶交错，重叠，挤挤挨挨，浓密得可以藏住风声，藏住鸟雀的身影，藏住小小的梅子更是不在话下。

我站在树下，仰头去寻，于绰绰的影间觅得青梅几粒，指头般大小，翠翠的，很好看。想捧一颗在手里，用门牙轻轻嗑破，试一试那酸，看是不是和它的样子一样生动。

然而，只是想罢了。将相机亮度增大，阴影降低，又调了白平衡，摄一组偏青色调的照片，画面清新干净，可喜。

谁家院子里的枇杷黄了，一半树冠斜斜横出墙外，粗硬的大绿叶映着满树枇杷，每次经过那儿，都仿佛第一次看到似的，要多瞅上几眼。可喜。

想写一写盛夏的果实。散发着纯洁少女气质般的杏，美丽如成年女子般的桃子，虎头虎脑的青梨，心里藏着不少念头的晚蜜桃……但始终没能写出来。但偶尔想一想，也可喜。

高考后，三年高度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，也仿佛一下子长大了，有种成年人的感觉。

一群学生请老师吃饭，散伙时老师免不了叮嘱一番。老师每说一句，这群毛头小子便轰然应答：“知道了，老师！”或者：“放心，老师！”简直山鸣谷应。但这应答声中，还是透出了一种单纯的孩子气。哎，十七岁之前的男孩子，是清澈的。

我在楼上看去，内心就有一种很深的感动。这种情景，非常可喜。

休息日，邀朋友同去看梅花的时候，她明显怔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时节，有何看头？”我道：“梅花开过，有青绿可喜。”

果真行了去，山间空无一人，却又空得那么恰到好处，因为触目皆是生意，所以倒也不显得寂寥。

几十年的梅树，枝干屈曲，黑得似用了焦墨，浓浓皴出。叶是薄薄的，稚青色，光打在上面，近乎透明，十分悦

目。

鲜少人知，暮春梅树也可赏。如果树临水，更妙。站在对岸，远远望去，树影落在水里，水波微动，隽美得如同画卷一般。倘若依石，则宜秋冬，叶落尽了，光秃秃的，峭拔凛然，尽显古意，古意里头又带点拙，不取巧，一派天然，到老都有真趣。所以访梅，倒也不必专捡梅花时节，兴之所至，哪日去不得？

市声远听可喜。灯火远看可喜。青梅竹马，想象中可喜。

七星瓢虫，笨拙地爬到一茎草叶尖上，一倾，一抖，一惊，突然轻盈地斜飞起来。可喜。

走过涵洞，正好一列高铁从上面轰隆隆驶过，地动山摇的势头，心里一惊，想赶紧跑出，后来又索性站住，静待高铁驶去。可喜。

夏日山河，却始终具有一种纯洁的植物性。至少，那辽阔大地上，处处铺天盖地的绿荫，是可喜的。